

好友打来电话,说准备去拜访当地一位泥塑匠,问我是否感兴趣。随后,她发来一组泥塑作品,各种人像塑造得惟妙惟肖,沉积在我心底有关泥巴的元素,立即随着塑像入侵眼底的节奏纷纷醒来。

泥巴,是大地对依附其上的所有生命最朴素的馈赠,也是对生命最包容、最友好的存在。从古至今,哪一个生命不是在与泥巴的爱恨情仇中,缠绵绵地度过一天又一天的呢?生命来之于尘复归于尘的说法,也许是最好的诠释。泥巴,也成为许多诗人藏进诗歌的隐喻: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朝行青泥上,暮在青泥中。泥泞非一时,版筑劳人功。十指不沾泥,鳞鳞居大厦。

泥巴,生命初始的见证与记录。从长江中下游先民栽培的第一株水稻、黄河流域先民成功培育的第一穗粟和黍,到如今各种良种的机械化大规模种植;从河姆渡人、半坡人用泥土烧制的第一件黑陶、彩陶,到精美的瓷器,以及如今形形色色的乡村工匠工作站;从第一间遮风避雨的茅舍,到如今的高楼大厦。泥巴,与人类的文明进程息息相关。我们的祖先称土地为社稷,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耕种的辛苦,非常形象地写出了人与土地的关系,并把民以食为天信仰根植于泥土,根植于血脉。

泥巴是有性格、懂感恩的,善待土地的农人往往能有好收成。汗水滋润了泥巴,泥巴也以丰收的田野回馈。春日犁铧唤醒的沉寂,定会换来秋天的热闹,倾入泥土的草木灰、牲畜粪便,会变成满目的葱茏。泥巴在大地的臂弯、在燕子的嘴角、在农人的脚



张岚 摄

泥巴 泥巴

□唐雅冰

底、在大树延伸的根里,在每一个看得见与看不见的角落里,与地上的生命或漫长或短暂地厮守。

童年的回忆,与泥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那时,农村的孩子没有电脑、电视,没有电动玩具,更没有手机,泥巴是最好的玩伴。我上学要翻山过河,对下雨天是爱恨交加。恨被雨水浸软的泥巴总是粘住脚,导致我提前很多时间出门,却依然常常迟到;爱放学时赤脚踩在松软的泥地上滑行的那份湿润柔软。至于浑身上下要带多少稀泥回家,那不属于

我思考的范畴。我最喜欢的游戏场所是门前的那口池塘。每到插秧季节,池水被放干了,拿一块厚实的竹片,刨去面上那层黑泥,便露出糯糯的黄泥,一踩一个深深的脚印。挖一坨黄泥,学着母亲揉面的手法,在青石板上反复摔打揉搓,直到泥变得柔软光滑不再粘手,就可以捏成小人、小鸟、鸡鸭等各种形状,一字排开在石板上晾晒。我曾对照书上的图案,小心翼翼地揉捏、雕刻,制成了几个泥哨,晒干后趁二伯家烧窑时放入两块砖的缝隙间,20多

天后出窑时,我得到了一个没有裂口的、青灰色的哨子,放在唇边一吹,声音清脆悠扬,算是我自制成成功的第一件艺术作品吧。后来,泥哨在同学们的争抢间掉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,我伤心了许久。

儿时的游戏中,摔泥炮是最受欢迎的。将黏性十足的泥巴反复揉搓成团,再把泥团按压成碗状,一群光脚的孩子站成一排,按顺序依次将手中的泥碗高高扬起,狠狠倒扣着朝青石板摔去,随着啪、啪、啪的声响,泥碗炸开一个个大洞,底部的泥点四处飞溅,引来一阵阵欢呼,谁的泥炮炸得最响、洞最大,谁就是胜利者。一轮结束,新一轮又开始,我们常常从黄昏玩到天黑,直到炊烟四起,各家母亲在门前扯开嗓门高喊:二狗子、幺娃子吃饭了!我们这才在屁股上擦擦手,朝着各自家的方向走去。泥猴归家,院子里的嗔骂声此起彼伏,那骂声中的爱,与泥土的厚重与包容一样,点缀着山村,温暖着童年。

走出大山,搬出土坯房,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觅得一个落脚之地,仿佛与泥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当了几十年农民的母亲,不知道什么时候,把五楼的阳台开辟成了一片小小的田园,青椒、葱、蒜苗、番茄、香菜,四季轮番丰富着饭桌。下班回家,我也喜欢站在窗前,嗅一嗅园中泥土的清香,内心便多了一份宁静与踏实。

泥巴,这每个生命的依附体,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呢?软泥淬火色深沉,虚孔无机出匠心。今日相逢情未已,为君婉转弄清音。拿一个陶笛放在唇边,宫商角徵羽飘出,我仿佛听见了来自远古的和鸣。

须要有零度以下的气温
才能名副其实

雪峰山,正以体感的下降
迎接一场冻雨,大雪

具体到每一棵树在严阵以待
每一张弓都收回弓箭

火锅在炉上认领酒杯
其间,有诗句一二
微醺微醉
一只叫春的猫走过人间

◎皂荚树

皂荚树最大的好处是
荚果加热捣碎后
制成天然洗涤剂
可洗一个时代的头和衣服
皂角刺能消肿排脓
皂角米能润肠通便

如果让两个并不年轻的人

大寒(外四首)

□陈有章

在皂角树下谈一些往事
它还能让人返老还童
一些俗语
会沿着青苔攀援长出新叶

◎问

那些黄昏的牛蹄印哪里去了
牛蹄印里的积水哪里去了
那些疏忽捡拾的牛屎哪里去了
那些开在牛屎上的花朵
哪里去了

那些在天空行走的人们
手挽着云朵与星光
投给大地深情一瞥
我知道他们要去哪里
他们在我的记忆里闪烁
从不归来

◎幸福歌

最喜欢你情到深处的样子
红从你脸上洒出来
开出漂亮的夜来香
像蜂一样蜇了一下
又蜇了一下

我的左手扣着你的右手
我的右手扣着你的左手
像两个夹子
紧紧地绞在一起

唇语是浪花
落进舌根
奉献骨头,奉献流水
波平浪静时
裸露的河床收起月光

◎那把火

那把火一直在心里燃烧
那是父亲在十里八村打零工
归来的路
那是用杉木皮扎成的火种
那是用夜晚走成的寂寞

有人说
夜路走多了会遇到鬼
这时
父亲扯开他那像鹅一样的嗓子
山歌声在夜晚荡漾
良久
对面的山坡上起了应声
母亲从窗子探出头
挑亮了那盏快枯的油灯

许多年过去了
山还是那座山
路已不是那条路
母亲听着流水出神
父亲已不在人间